

WANGTONGZHAO
DE WENXUE
DAOLU

王统照的文学道路



王立鹏 著
学林出版社

王统照的文学道路

王立鹏 著

 学林出版社

1154483

责任编辑：成亦山

封面设计：范峤青

王统照的文学道路

王立鹏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定西路710弄3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第二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字数 150,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510-072-1/H·3 定价 2.60元

目 录

王统照的创作个性(代序)	1
第 1 章 从相州到济南	23
——童年和少年时期(1897—1918)	
第 2 章 从省城到故都	41
——“爱”与“美”的追求与幻灭(1918—1926)	
第 3 章 早期的文学主张(1919—1925)	57
第 4 章 早期的文学创作(1919—1925)	74
1. 诗集《童心》	76
2. 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和《霜痕》	82
3. 长篇小说《一叶》和《黄昏》	95
4. 散文集《片云集》	110
5. 剧本《死后之胜利》	117
第 5 章 从京城到海滨	125
——从苦闷彷徨到谛视人生(1926—1936)	
第 6 章 创作的丰收季节(1925—1936)	137
1. 诗集《这时代》和《夜行集》	137
2. 散文集《北国之春》、《欧游散记》和《青纱 帐》	148
3. 短篇小说集《号声》和《银龙集》	158
4. 长篇小说《春华》(1935)	165
第 7 章 现实主义的长篇巨制——《山雨》(1932)	173

第 8 章	从青岛到“孤岛”	198
	——民族大义的考验(1936—1945)	
第 9 章	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1937—1945)	215
	1. 诗集《横吹集》和《江南曲》	215
	2. 散文集《去来今》和《繁辞集》	221
	3. 短篇小说集《华亭鹤》和长篇小说《双清》	236
第 10 章	从上海到青岛	243
	——民主感情的考验	
第 11 章	黎明前的悲歌(1945—1949)	251
第 12 章	从青岛到济南	264
	——“党的好朋友，文艺老战士”(1950—1957)	
结束语		278
后记		280

王统照的创作个性(代序)

1

一位有风格的作家,无论他写什么题材,也无论他是采用什么形式写,势必有一以贯之的内质标示着他个人的特点。这正如一位画家,无论是画花、草、虫、鸟,他总要不自觉地暴露个人的特点——与任何人也不同的表现在任何场合下的内质。王统照的作品,也有这种一以贯之的内质,这就是“表现出时代共有的反抗精神,同时却加上了他自己的婉曲而沉郁的情绪”的情感。

王统照作品中的情,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作品中的豪情,不是玩物丧志者的闲情,也不是卿卿我我的爱情,而是一位有骨气的正义作家面对黑暗现实既不肯屈服动摇又看不到前程而始终挣扎彷徨的苦情。这种苦情,从“五·四”到解放前夕,贯穿于王统照的所有作品之中。

王统照生长在旧中国极端黑暗、极端动乱的年代,他的以正义为主体的人格与黑暗的现实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在茫茫的黑夜,虽然有那些掌握了时代发展方向的人高举着照耀人们走向新世界的火炬,可惜的是,王统照却没有能够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之中。他始终站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之外,注视着、关心着这场急风暴雨般的变革。他对人民的革命事业充满

了同情,对摧残革命事业的反动势力充满了仇恨。而且,他也将自己的爱与恨,真诚地,有时甚至是十分坦率地披露在自己的作品里。《烈风雷雨》、《血梯》对“五卅”运动中献身的烈士表示敬仰,而对枪杀我同胞的“伍伯”报以白眼;《山雨》所描写的中国北方农村经济的破败,将矛头直接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马赛曲”式的《上海战歌》播响了中华儿女奔向抗战前线的战鼓;《繁辞集》堪称“炼狱中的火花”;《华亭鹤》是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血泪控诉。我们读过王统照的全部作品,仿佛随着作者的足迹,经历了中国革命从“五·四”到全国解放的艰难行程。“五·四”的激昂、“五卅”后的低谷、抗战的亢奋、国统区人民的忧郁困苦,在他的作品里都有真实的反映。

诗人写诗,从创作心理学上看,总是一方面从时代生活中汲取诗情,并成为创作的重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又将这种浓郁的情感投影于审美对象,明显地传达诗人的主观情感和感受,表示诗人具体、细致的审美态度,并通过客观化、典型化的物质形态呈现出来。这就形成诗人的感情投影系统。王统照的感情投影系统的突出特点就是他始终地追随着时代脉搏,抒发作为一位弱小知识分子的忧郁、苦闷、茫茫的追求与向往。这是由于王统照没有亲自参加群众的革命斗争,只是以自己的热情观察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他更侧重于以自我的观感来描写社会,从而使作品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即使那些以现实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也是以他自己的特殊视角,在客观描写中糅进了更多的主观情素。

据现在所能掌握到的资料,王统照的著作,不下400万言,而且形式多样。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评论诸领域,都曾

经是他驰骋的天地。然而，王统照首先是位诗人，他的小说、散文、戏剧，甚至于文化评论和书信，都富有诗意，将内心的爱憎、苦闷真诚地裸露在读者面前。瞿世英说：“他的小品文，反映了他的奔进的热情，有如一把火，到处显出热烈，震动，青年的力；到处显出对黑暗的咒诅，光明的追求，深刻的，紧张的，也是极其缜密的。”又说：“他的小品文不但有这样的热情，这样的力，且是一种诗的，无论在哪一篇里，都反映了作为诗人的王统照的精神，飞跃着，驰骋着，那非常缜密的想象”。（《现代小品作家论》）长于以弱小知识分子“我”的思想感情的真诚裸露来折射时代风貌，或者说善于将自己内心的苦衷、主观的情思灌输在作品之中，作品带有浓厚的主观抒情色彩，这是王统照区别于新文学史上的其他作家的突出之处，也是作为王统照风格的主要特点。

王统照的小说，多数没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短篇如此，长篇亦如此。他笔下的人物，也很少面临严峻的考验。而这一切，却往往正是多数小说作家赖以支撑作品的精彩之笔。王统照的小说，多的是用抒情笔调描写的人物心理活动与情化了的对自然环境的烘托。他的小说，是以情感人，以他个人的真诚情思打动读者，读过之后，使你回味、叹息，随着作者的脉搏的跳动而伤心，流泪。读过他的小说，书中的故事情节读者往往会很快忘却，人物的言谈行动甚至身分，读者也可能很快模糊起来，而唯独作者那披肝沥胆的真诚心思却深深地感动着读者，令人在沉思中掩卷，在叹息中沉思，叩击着读者的胸怀，久久不能平静。卢那察尔斯基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一道倾泄他的亲身感受的火热的河流，这是他的灵魂奥秘的连续自白，这是披肝沥胆的热情的渴望”。（《论文学》）

世界各国文学竟有这样的相通之处，王统照则自白其小说是“一个真诚作者的真诚心思”，说他的小说“只想将这真实的细弱的‘心声’写出……”说《号声》中的文字是“个人的思想情感在那几年中的真实表现……从这里边能找到真实的自己”。诚然，王统照融进作品中的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同，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抒情笔调见长也不止王统照一人，然而，王统照的情是属于他自己的，是一位弱小知识分子的苦情。

从结构与情节的角度考察，王统照小说中的主观抒情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

作者直接以“我”的名义，或略加“伪装”以“见贤”、“剑三”、“云”等人的名义进入作品，并占据作品的中心或成为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这一类多见于他早期的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这类小说几乎完全以主观感情为线索，缺乏完整的情节和完整的结构，所以仅就形式而言，人们还很难划清它们与抒情散文的界线。即使长篇《一叶》和《黄昏》，也类似抒情散文的连缀。

第2类，也是重要的，数量更多的。作品里没有“我”，也没有经过“伪装”的作者的代言人，而是将主观色彩化入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剖析。王统照多采用自白的方式，好象是同自己的心灵对话，倾吐心屈，将人物内心的情思和盘端给读者。《沉思》中的琼逸独自坐在暖雾幕住的亭子里沉思时的自问自答；《月影》里的冯惠真从她的同学家回校路上的疑问；《醉后》中的醉人在梦中的自我争斗，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而使人物“活”起来的。但这种方法运用更多的，还是他后期的小说。《山雨》的第三章几乎完全是对奚大有挨打受辱后的心理描写，《海上宏音》则是以“小天分人”的幻化心理折射出他的不幸遭遇。

也许由于散文是以情见长、以情取胜的文体，王统照的主观抒情这一特点在这一体裁里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

不同风格的作家，总是采用各自擅长的抒情方式，王统照受传统诗词的熏陶，多采用借景抒情、托物寄意、情融理中等方式。

王统照往往将主观感情和客观景物融化为有机统一的艺术形象，使读者很难分清哪是“景语”，哪是“情语”。《植树》这样描写日寇蹂躏下东北的春天：

天是常常淡得如黄土筛成的布幔一样。风是如魔鬼的叫喊，蒙古的惊砂从多少空间吹来此地，打在脸上如小锥子的锋利。两旧玻璃窗还挡不住北国的风劲，土直往口牙里塞。

这与其说是写景，不如说是抒情。这里的风、砂，早已超越其本身的意义，而披上了“我”的色彩，即“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在王统照的笔下，无论是春雨、秋叶，还是鸟鸣虫叫，都饱含着作者自己的欢乐与忧伤。但王统照并不是抒写骚人墨客的闲情。他在运用这一手法时大都渗入了生活的情致和时代的色彩。如上边所引的那段文字，读者是能清楚地觉察到时代脉搏的，作者那种反帝爱国热情是十分明显的。

王统照还往往通过对某一事物的描写借以抒发个人的爱憎，在有限的物象之中蕴蓄无限的感情的汪汪活水。《蜀黍》描写了北方最普遍的一种农作物——蜀黍的“劲节直上，不屈不挠”，“宽叶，松穗，风度阔大”，“粗糙是有的，可颇富于滋养力，爽直是它的特性，却不委琐，不柔靡，易生，易熟，不似别的农产品娇弱”，作者借题发挥，托物寄意，歌颂了劳动人民纯朴善良、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

王统照的散文，分量最大的要算是哲理散文，这包括《去来今》和《青纱帐》中的部分篇章以及30—40年代所写的绝大多数散文，如《繁辞集》、《散文诗十章》等。中外文学史上都有过强调以表现理（思想）为主和以表现情（感情）为主的不同派别，但是，多数人还是主张情理结合而不偏废的。王统照既要向读者说明一种道理，又要抒发个人的情感，那就必然情理合一。当1938年《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发表了她的《炼狱中的火花》和《繁辞》两组散文时，有人当即赞扬它们是“哲理小品”或散文诗，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其情理相融的特点。

王统照所写的序、跋、编后记以及与友人、读者的通信也饱和着他诗人的激情。“诗人气质的王统照始终有他的热情”，瞿世英的这断语是十分恰切的。

按照一般规律，“编后记”十分简短，只须把所编的稿子作一必要的说明就可以了。但王统照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不仅把编者要说的话讲清楚，而且还要向读者诉说自己的苦衷，将自己当时的所思所感，如同面对亲朋好友一样倾吐出来。所以，他写的“编后记”多数象抒情诗一样美。1936年7月至1937年9月，他主编的14期《文学》当中有13则“编后记”，可以说全是热情洋溢的抒情散文。

我们不能把王统照作品中的主观抒情特色仅仅归之于自幼所接受的李义山、温飞卿的熏陶，也不能仅仅归根于“五·四”时期西方浪漫诗人的影响，我们还应从王统照自身的主观因素以及他所处的客观环境两方面所形成的审美观念进行综合考察。

王统照认为：“一个文学的创作者必有冰雪般的聪慧，涌泉般的情感，春蚕吐丝成茧般的艺术，水银浮地般的观察，合

此数者，则对于人生的解释上面，方能尽责，方能使人起同样的心灵活动如作者自身一样。”（《何为文学的创作者？》）王统照认为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首要的是看它是否具有作者的真情实感，其次才是看艺术形式是否完美。他把“情感”称为构成文学作品的“原质”。他认为，文学作品至少要有真实的感情这种“原质”在内，如果缺乏这种“原质”，那便不成为文学作品，即使装潢再华丽，那也不能称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诗人之伟大与得人爱重处，绝不止在搬弄词藻，或驰骋想象，关键是内在的骨血充实，而骨血充实的关键又在作者的真情实感。这样的审美观点，这样的文学主张，当王统照面临现实提笔为文时，势必要遇到这样的矛盾：他一方面要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反动统治阶级的腐败、劳动人民的痛苦，另一方面他又要抒发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感——不满现实又无力改变现实的茫然，挣扎向前又不知所向的苦脑。于是，两种因素融汇在一起，在客观描写中抒情，同时又在抒情之中进行客观描写。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解释：为什么王统照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总有一个抒情主人公“我”在，为什么他的小说散文化、环境描写“情化”。

我们不应该把主观抒情看作是浪漫主义的专利品，现实主义作家也同样可以进行主观抒情。在目前数量不多的王统照研究论文中，往往发生“是浪漫主义作家还是现实主义作家”的争执。有的持主观抒情之一端将王统照划为浪漫主义作家，有的则持具体描写之一端列为现实主义作家。但王统照的作品，在长达3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却始终具有主观抒情这一特点，而具体描写也象影子一样始终不离开他的作品，这一事实不仅使各持一端者难堪，而且也给“从浪漫主义到现实

主义”这一命题的论证带来了不能解决的矛盾，这实在是由不科学的论证方法带来的麻烦。

2

“五·四”新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彻底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它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其矛头所向主要是封建传统思想。封建传统思想惨无人道的剥削弱小者的劳动果实，惨无人道的扼杀弱小者的生存权利，所以，“五·四”文学革命首先揭起的是“人的文学”这面旗帜，肯定人的价值。新文学开创期的作品，包括显示了新文学实绩的《狂人日记》，其思想倾向也是人道主义的。

所不同的是，鲁迅以及一些思想先进的作家随着时代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而使他们的作品脱开了人道主义的范畴，向着更高的层次迈进。而王统照却一往情深地留恋于人道主义，尽管随着时代的进展，其作品中的人道主义输进了新的血液，但总起来说，他始终未超越这个范畴。

王统照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经历了从倡导“爱”与“美”、怜悯下层人物到憎恨反动统治者的过程。

“五·四”前后，面对中国的黑暗现实与西方纷至沓来的各种主义，王统照努力思考着：衰弱的中华民族怎样才能强大起来？通过什么途径方可使这混沌的人生变得美好？他苦苦求索世界与人类的奥秘，探索解释人生并使人生解脱苦难的真理。他把“爱”与“美”当作整治人生的灵丹妙药，认为人生应该美化，美为人生的必要，是人类生活的第二生命。他说：“此人类烦闷混扰之状态，亘遍于地球之上，果以何道而使人

皆乐其生得正当之归宿欤？斯则美之为力已。”他的理想，是爱与美的实现。小说《春雨之夜》、《一叶》，散文《片云集》，诗歌《童心》以及发表在《中国大学学报》、《晨光》、《曙光》等杂志上的大部分论文，都贯穿了他的这一思想。

总括起来，王统照所信奉的“爱”有4种类型。

一是性爱。《湖中的夜月》中的施博基牧师攻击恋爱和婚姻，宣扬禁欲主义。他在秋月下的湖中泛舟，原想借助于自然美景把一个失恋青年从“迷途”中唤回，想不到不但清心寡欲的说教全无效用，一对情人相依相偎的幸福图景却震撼了施牧师。他这才领悟到圣洁的性爱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人生。这篇小说一方面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另一方面也宣扬了“性爱”焕发人的青春的力量。

二是母爱。《醉后》是王统照歌颂母爱的代表作。主人公“他”是一个抑郁不得志的青年，回到故乡后沉湎于酗酒和滥赌的深渊。一次大醉后他独自跑到一座荒废了的花园里，朦胧中好象看到母亲用手臂护着他，眼里充满了“忧郁惠爱”的光辉。于是，他的苦痛因此而全然消失。破晓时分，他从幻境中醒来，仍能感到母亲那柔和目光的温暖。自此，他恢复了平和恬静的心境，获得了重新做人的勇气，在明媚的晨光里，他“似乎看到一个美妙的世界”。慈祥的母亲用泪水洗净了儿子满脸的污垢，使他从深渊中回到人世间。

三是人类之爱。王统照认为宽厚广博的人类之爱，能够引导人们走上正路。《微笑》中的阿根是个因偷窃被捕入狱的青年。入狱之初，他憎恨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人，鄙视同监犯人的温顺驯良。他蕴藏着反抗力量，设想出狱后复仇。但由于偶尔得到一个女犯人的“若不留心地微笑了笑”，便悟出那微

笑是广博的爱整个人类和全部世界的笑容，他从此觉醒，出狱后半年，居然成了个有知识的勤快的工人。

四是童心之爱。在王统照的早期作品里，曾不遗余力地讴歌“童心”的贞洁。他认为，世界上只有儿童的心灵是纯正无罪的。《月影》中的一位乡村公立小学女教师，因为看见象征着“爱”与“美”的她的朋友的一个小女孩子死去，归来便哀怨，惘然，对人生的一切都起了怀疑，而当她在夜色的冷风月影下仿佛又看见“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在向她微笑”，“远远要和她接吻”时，精神上便得到了安慰，满腹的哀怨也随而消失。

王统照就是这样鼓吹“爱”与“美”的力量的。在《一叶》里，他把人生比作一串碧色的念珠，必须用“爱”的泪水常常润洗，它才会放出灿烂的光华。只有了解到这一点，才能正确把握王统照早期作品的内涵。

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时接受的外国文学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思想，特别是泰戈尔“爱”的哲学的影响，是王统照早期倡导“爱”与“美”的基本原因。泰戈尔认为宇宙间最根本的原则是和谐与协调，“爱”就是达到这个原则的大路。他提倡人人和睦相处，互助互爱，把“爱”的作用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泰戈尔的“爱”的哲学与企图在“爱”中为人生觅得一条出路的王统照的思想一拍即合，当泰戈尔来华访问时，他表现了极大的热忱：“现在我们企望的‘爱’的光，已由泰戈尔从他那森林之印度，自己带到死气沉沉的我们的地方中来了。我们不要只是用应酬式的礼仪，去对待这位世界的诗哲，我们须切实了解他的人生观——生之无限和爱之创造……我们应该怎样用清白的热诚去承领他的‘爱’的光的来临呀！”（《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

然而，在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五·四”运动之后，王统照的这种思想不过是改良主义的空想。同时，现实的黑暗也迫使他一步一步地认识到“爱”与“美”的缥缈。他的信仰终于动摇了：“人果然是相谅解与相亲密呵？为何人生之弦音上，都鸣出不和谐的调子？为何生命是永久地如一叶的飘堕地上？为何悲哀是永久而且接连着结在我的心底？”理想与现实的碰撞，王统照对“爱”与“美”的追求走到了尽头。

“爱”与“美”既然对于痛苦的人生无济于事，王统照停止了对它们的讴歌，转而“注意社会问题，爱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致力于描写弱小者的不幸命运。

。 牺牲个人利益，体恤他人的痛苦，是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王统照的人道主义有其特定的内蕴。它主要表现在对于挣扎在帝国主义铁蹄与反动军阀政府屠刀之下的劳苦大众的同情。《春雨之夜》的部分篇章、《号声》、《北国之春》都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警钟守》描写了一位铁路工人的儿子的凄凉身世。作者对这位失去父亲、母亲、姐姐只剩得孑然一身的警钟守报以同情；《生与死的一行列》对于劳苦终生的死者以及为死者送葬的生者的描写催人泪下；《沉船》中的刘二曾夫妇为生存渡海闯关东却不幸葬身鱼腹，读后使人颤栗。《小卖所中的雾围》所描写的大荣母女更是悲惨：这位刚满14岁的女孩子，没有父亲，母亲在妓院里干着出卖肉体的差事，她和她的妹妹也不得幸免，早就被卖给老板学唱，长大后也要被送出去干她们的母亲现在正干着的事情。在烟雾弥漫、嘈杂纷乱的小卖所中，大荣从人缝里挤来挤去，极力招揽她的顾客。作者这样描写瘦骨嶙峋的大荣卖唱时的可怜相：“她的过度的高音使她不得不将

双肩耸动，每到一句末后的拉长而激亢的音时，我看她实在吃力，大张开嘴，从小小的喉中发出这样要够上弦音的调来。头上披发一动一动地，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直向灰黑色的墙上注射出急切的光亮。”一曲好容易唱完了，但她“眼巴巴地仍然希望再唱”。后来，她又叫了自己的妹妹来，分别扮演汾河湾的生旦角色。这时，王统照感慨地写道：“觉得我们在这奇异的世界中是在买河滩中的没有一点水的小动物的把戏看”。当“我”将十个角子的赏钱放在她那皱皮的手上时，“真觉得由我的手上将‘侮辱’交给她了！”而可怜的大荣却在听众的赞许声中雀跃而去。这类作品，王统照都是含着泪水写成的。他抱着极大的同情心描写下层人物的非人生活，同时，他也控诉了那个给下层人物造成不幸的社会制度。可惜的是，王统照的作品有过多的同情、哀怜，对反动统治阶级也只是停留在控诉上。

王统照的步履是艰难的、缓慢的，某些革命作家短时间所走过的路，他却徘徊、迂回，用了十几年。直到《山雨》问世，他的作品才开始转变了20年代那种单纯同情与控诉的局限，恨代替了怜，批判、指责代替了控诉，将矛头指向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灾难的反动当权者。

在《山雨》中的吴练长身上，王统照表现了自己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憎恨。

吴家是“世代清华”之门，一辈子一辈子熬到现在。短上胡、尖眼睛的吴练长从30岁就拿印把子，当委员，作州县，现在是“一乡之障”。刁猾、狠毒、诡诈这些反动统治阶级的共同特点在他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只相信手段，从不相信什么学问、法律，更不相信什么道义。他认为穷光蛋不打着不